

萬曆

黃貞甫先生文

諱

汝亭

戊戌科

萬曆

孫淇澳先生文

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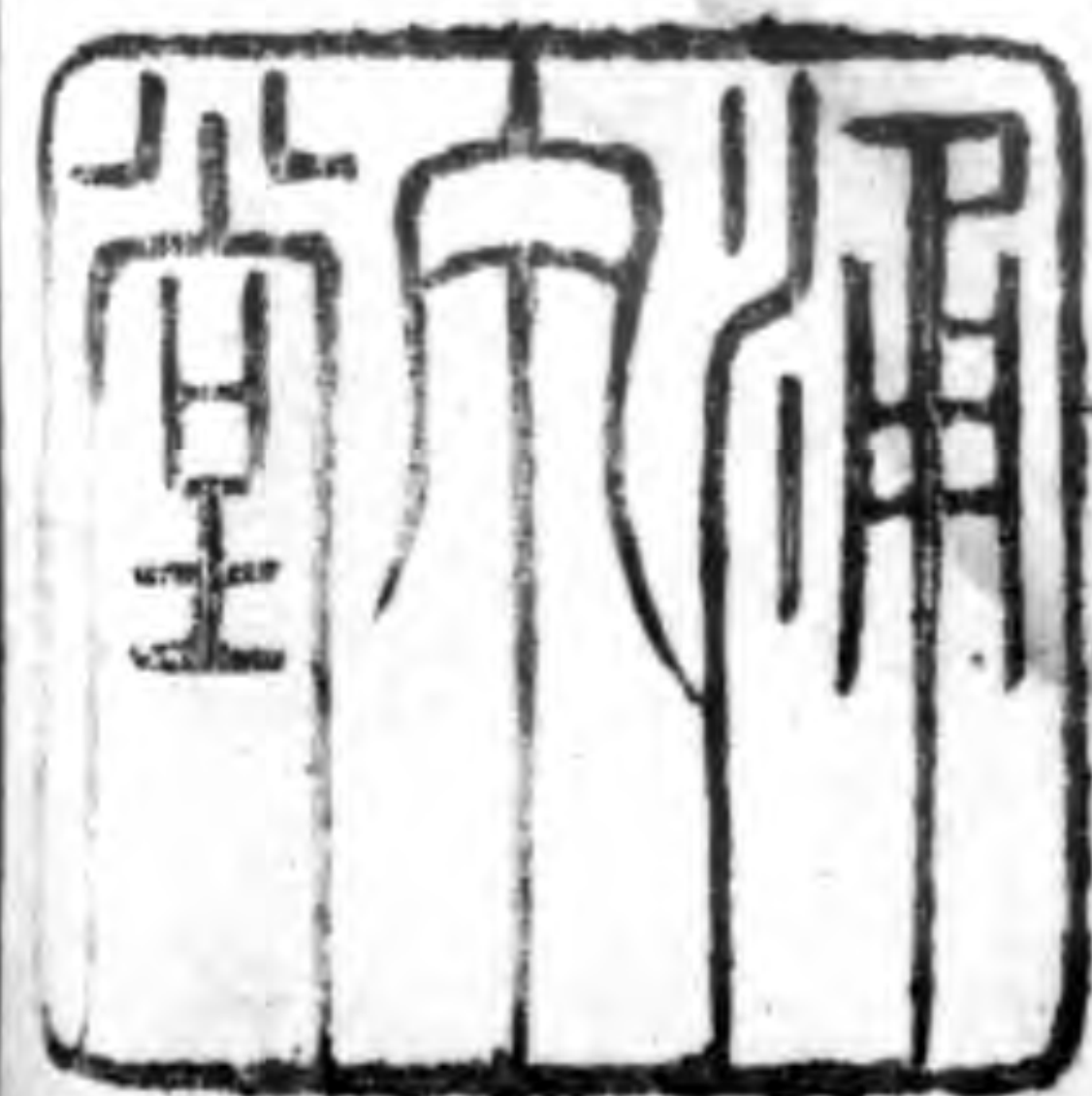
慎行

乙未科

萬曆乙未

淇澳先生文

第四十部



孫淇澳先生制義序

先生之文得於左國者多而能
役其神而用之是以不失爲大
家也學者於古載籍極博而用
其辭則腐且拙惟得其渾渾芒

芒之神而使讀之者不得摘其
某句爲出於某書此真有蘊藉
者矣淇澳文多用短調而識者
得其渾渾芒芒而不得以短調
目之亦異哉

固城陳名夏題



孫淇澳先生文目

學庸

故天之生物

二節

詩云潛雖伏

一節

論語

子曰視其所

三句

多見闕殆慎

三句

子曰能以禮

何有

女為君子儒

二句

子曰飯疏食

一節

所謂大臣者

一節

冠者五六人

二句

善人教民七

一節

公叔文子之

一節

孔子曰以吾

子者

驥不稱其力 一節

孟子

孟子見梁惠 全章

景公說大戒 一節

昔者禹抑洪水 一節

愛人不親反 全章

孟子曰易其 全章

子莫執中執 一節

好名之人能 二句

孟子曰言近 言也

文目終

孫淇澳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定

○故天之生物 二節

孫慎行

天厚聖人而復徵詩之眷德者焉夫篤必因材則舜之篤可必矣而眷帝之咏又非其明徵也夫且世之富貴福澤誰非天耶然嘗陰執其權以異之人而唯聖人能明執其勢以合之天舜之大德而福必歸焉則天道然耳夫天之生物甚弘也又未始不甚辨也謂其無所篤則裁胡以培謂其槩有所篤則傾胡以覆謂其無所篤與有所篤均不可常則胡以培必于裁而覆必于傾此所謂因材也材者物之所稟不相凌

奪因材者天之所簡不輕假借者也材美者有全昌材薄者無常庇大
 造不以至仁而濫恩施之等群材不以各正而掩特異之貨物固有之
 人亦宜然生物若以命亦宜然不聞假樂之詩乎蓋咏君子也謂其有
 令德而民人宜之受天祿而佑命申之也若曰群生者無所托命倘億
 兆人而得一人焉含精體粹覽臨無疆其材固可特秀等夷者乎則天
 之所數良可知也若曰涼德者終虞尸位倘作君師而有若人焉含
 六朝語
 景垂曜靈承滋茂其材固有終淪閻沕者乎則臨女之日洋洋又可知
 也甚矣詩人之言善言德命之感也吾乃益徵天道矣彼且使萌生之
 類各遂其宜而何惜異數陰名不以風于有德彼且使材殖之品各食

其報而何忍嘉功顯懿不獲庇于寵綬其命君子者即其篤物者也
 知舜有大德而天之篤且命焉必也
 因材受命只一二語點合神氣閒定故能以靈轉勝人

故天之孫

者哉。夫必俟人之所及見者而後稱修。則矜修勉行之迹。君子無以別于衆人。即弥縫粉飾之工。衆人亦可冒為君子。吾烏乎取君子于其間哉。惟是冥冥之中。有獨見曉者乎。唯是寂寂之際。有獨聞聲者乎。尸居而夷處。奉其志猶芳。若畏四隣者。不見時也。斯之謂修于窈冥之途矣。德粹而神完。游其志。渙兮若水。將釋者。亦不見時也。斯之謂遂于大明之上矣。噫。君子其不可及也哉。有當乎詩之說。潛伏孔昭也。

發明慎獨極是。但內省無惡二句亦太急過。末二句是想像咏嘆。如此等辭蒙發。終不見其唯字乎字口氣。

○ 視其所以

三句

孫奭行

聖人論觀人。由行而詳之心也。夫人品以行別。而由與安不可不慎辨者。蓋原心之道哉。且君子未嘗以詐待天下也。顧不核其詐善者。則無以知其誠善者。而使國家不盡收正人之用。竟矣賴焉。知人者始不得不詳于術矣。夫善與惡。其品判于兩岐。吾欲為合而評之。其迹混于一途。吾又欲為分而別之。非行則彼何以見。趨操而非觀行。則我亦何以定流品。此以之不可不視也。夫約耳目之所可知。而低昂之所易定者。也。然而未足概人也。天下之名義。未嘗不為善者用。而用之者未必善。則或以刻躬礪行之節。僅濟其燁。衆取名之心。即人情之意。指未嘗不

所當然而輒輕發焉者也。君子由達觀以來，是唯無為為之，必顧其安。無違質矣，而執玉持盈之戒，不輟于防，則還而省之，此中之順適宜何如也。蓋操持密而瑕吝消也。君子當迷覽之後，是惟無動之必思其敝，無疵指矣，而履繩蹈矩之守，日謹于躬，則徐而思之，此衷之疚惡何從生也。蓋簡點周而缺失少也，是不徒得人之得，而寔能自得其得，是不徒矜一節以自喜，而寔能善百行以自完。寡悔不亦信乎。要之悔在已事之後，而起悔常在未事之先。人情用罔而失，故悔常叢而莫救。君子擇地而蹈，故悔日消而不知。志用世者宜日兢之矣。當觀其詳畧之妙，得自天然。

仍是每句安頓

○能以禮讓

何有

孫慎行

禮之裕于治，惟其讓也。夫禮由揖讓生也，為國者而以禮讓，則于治矣。

難焉。夫子意曰：禮之可為國，世莫不知矣。顧知有禮，不知有禮意而欲

以紛競之心，操整齊之術，此必不可幾之效也。其必由讓乎。夫讓也者，

非習于曲謹而以為恭也，又非怯于任事而以為巽也。人情交相軌則

爭，則人思各厭其所欲，不自下而上，人不自後而先，是國之所以

翬然愈不靖也。夫禮讓則去其翬然之志，而歸之訓定者也。人情交相

和則遜，則人思共濟其所欲，已能下則人孰上之，已能後則人孰先

之，是國之所以恬然不煩理也。夫禮讓則崇其恬然之志，而登之休洽

定讓字出題

此意宜揮發不必咬

系其真高

萬曆乙未
上論
者也為國者要于正名定分人無衡心而一人讓則萬民耻盈滿惟是
雍之真意為之治化其間即敦龐淳固舉而措之何有焉為國者要
于綱舉目張政無廢績而一念讓則萬事無踰軌唯是抑之寔心為
之繩約其間即清寧時叙徐而運之何有焉蓋人情雖日趨紛擾要其
中必有赧然不自安之心禮讓非強為挹損要其寔不過退焉各相守
之義先王特于其不自安者激之以其各相守者持之斯所以隄防之
立不肅而成教化之行不勞而喻也不然烏取夫賓之繁縟之禮而以
耀人之耳目縛人之手足乎哉欲治者夫亦知所興讓焉可矣
治化語獨簡少過人數層

○○女為君子儒

人儒

孫慎行

聖人示賢者以儒慎所以為之而已夫儒貴純不貴雜也君子小人之
間為之可弗慎與夫子告子夏曰夫士而名為儒其亦可矣詐意真偽
之途分而儒之道且為天下裂也于是有立誠之君子其術能高世也
而曰儒于是有飾偽之小人其術能欺世也而亦曰儒此兩者出此入
彼之機不容並立其分為之久矣同行異情之辨判在毫釐其易為淆
亦久矣女誠欲以通儒自命于當年則必思以真見致嚴于擇術其進
而為立德儒也則為之修身心而砥行誼若君子之闇然者可也彼小
人者竟以聖賢之道而媒功利之私母乃儒而亂德者與則無為而已

中比合法

矣。其進而為立言儒也。則為之抒性命而闡文章。若君子之粹然者可也。若小人者。竟以辨智之私。而文心術之緒。無乃儒而姦言者與。則無為而已矣。舉世皆君子。則小人易辨。唯真儒之絕響。竟使多岐而亂也。而高明特達之士。不容不自脫于世紛。舉世無小人。則君子易見。唯偽儒之襍起。竟使爭道而馳也。而深潛守正之儒。不可不植防于中立。故寧為君子而無聞。而終不以違道干名者。隳其正誼之節。寧為君子而未至。而終不以近小易安者。隘其上達之規模。女其思有當于儒哉。雖陳言務去。從分別君子小人立論。女為無為。呼應有情。

○飯蔬食飲水

節

孫慎行

聖人之心有所樂而無所慕也。夫聖人樂天者也。即困窮皆樂矣。而為知不義之富貴乎。夫子若曰。君子以身涉世者也。履窮蹙焉。見利欣焉。其可以為道者。未嘗有也。夫士也。而誠大其心焉。則奚外之為。增損者乎。即以蔬食飯。以水飯。以曲肱枕耳。以吾視之用物者。薄則求易供。履道者坦。則心常懽。思不逾位。得之良之貞焉。即居處食息。適有餘矣。陰而能悅。得之困之享焉。即坎止流行。物無迂矣。吾益無樂而無不樂也。吾之樂。益超乎其外。而未始不寄乎其中也。若夫不義之富貴。吾何有乎。夫富貴非所耻也。然而道義真吾所嗜也。苟不惜身意之是非。而好

為厚業。不睹操行之賢。汚而競為顯名。彼其倏而聚。倏而散。是倘來之
執。不可以期者。吾何以憤。然為世俗之觀哉。彼其危而成。危而敗。是
無涯之志。終不可以盈者也。吾何以悠。然為群趣之士哉。吾以為即
富耳。貴耳。曾不若進其疏水。有膏梁之味。枕其曲肱。有累茵之御耳。夫
浮雲之于我。其如何者乎。則可以知吾之于富貴矣。吾樂矣。其終不以
彼易此也。

蕭然高寄。政在深詣。得之毋作筆趣觀。

○所謂大臣者

節

孫慎行

聖人論大臣。惟道不可枉而已。夫大臣事君。必以道也。不可則有止焉
耳。而肯枉道乎哉。且人臣事君。豈苟為容而已。有所進焉。以行吾志。又
有所退焉。以成吾志。總之于道。不可欺也。若世之以才幹自效。以祿位
自營者。渺焉小耳。所謂大臣者。其必由道乎。道也者。由之乎。當然之途。
而稟之乎。不易之矩。其措用甚純。其範圍甚嚴。而外是則功利尋常之
術。無足為世主效者矣。夫惟大臣能佐其君以道。而不阿之以一切。亦
惟大臣能植其身以道。而不易之以貳操。若或顯有所出事。而國家宗
社之故。有不當者。則大臣陳典則稱先王。而明以其言匡之道也。縱臣

○宜用此長句

語甚老但起處不

之不可寧以去就爭焉終不以逆耳之嫌而有阿心也君或陰有所蓄慮而天埋人情之公有不協者則大臣相機宜畢謀智而潛以其誠格之亦道也縱格之不可寧以止足裁焉終不以尸寵之故而尚有慈心也忠正難容巧諛易入惟事君以道而齟齬違忤者必多矣是故有骨鯁之心而成朽鑿之執雖大臣不能保其終紛華易溺權寵難捐惟以道不可而濡忍偷安者亦多矣是故以殫脫之風而完介石之節惟大臣能不失其正益可卷可舒是謂大道知進知退是謂純臣不然上之無益國是而下之有玷官常始以道進而無所建明終以道徇而多所摧折謂之何哉

骨氣清堅非撥拾語

○冠者五六人

二句

孫慎行

志必同人賢者志也夫童與冠少長不必同而其年之方盛而可以有為則同點所為志歟若曰志而徒責自學也則無言學矣夫與人非為人也意在吾之無所不與也况莫春之服而顧子然為哉則將為之與冠者矣又將為之與童子矣夫胡以與冠復與童總之工夫之與性

太陳

孫其與稿

之於吾也。並立則漸相下，久與則漸不相厭。真如伍兩卒旅同一國者之歲時焉。而必共徵會焉者也。吾將期童冠者之暢然以行，而不以一身獨進退也。蓋如此，此非必爵祿名位之相感動而合也。夫以有所感動而合者，則必以無所感動而離。吾蓋覺吾之心有童冠而又覺吾之春，共有童冠也。非以才氣功能之相鼓暢而諧也。夫以見所鼓暢而諧者，將以不見所鼓暢而散。吾蓋覺童冠時，有春而又覺吾與童冠無時不有春也。素聞鄒魯之鄉，彬彬如也。今之以若而人，嘉會者非歟。每聞君子之懷蕩，如也。今之以若而人，利攸往者非歟。噫，能無負童冠否。能無負吾之與童冠否。○中有老質之句。

○善人教民

戎矣

孫慎行

聖人論戎事而有取於善教者焉。夫善人之教，非以為戎也。而民固可以用。則明乎戎事之有本矣。且夫師旅之計，國家慮之亟矣。然皆知威強可以收功，而不知德厚可以訓衆。此勤民以逞而莫之能效也。夫即戎可易言哉。鋒鏑交於前，而存亡迫於後。倘其上下之心不豫，附忠勇之致不素明，非北而不前，則驅而資敵耳。意者善人教之七年而後可乎。夫善人者，朝綏而夕誨，非彬彬乎德義之規，不以陳也。家撫而人咨，非雍雍乎生聚之計，不以圖也。此豈真親民于兵，而驅之使奮者，殊不知國家之勝筭，常伏于教化之中。而積久彌振，士庶之雄心，多生於分義。

之激而難至則明。平居樂與之以生。而臨事不能效之以死者。無有也。父兄之戴素明於肺腑。而子弟之忠不著于戰陣者。無有也。捐軀而往。則所向無堅。彼奚在。攻伐伎力。間論勇怯。哉。蓋以知方之義。揆之而知其必可用耳。攘袂而前。則折衝何寄。彼烏在。號令約束。間論進止。哉。蓋以受命之心。決之而知其必有當耳。由今而思之。彼善人者。淳龐為理。豈其有張皇六師之威。彼為善人之民者。敦厚成風。亦豈其有雄視四方之氣。而亦可以即我。竟如此。乃知以武訓。不若以善綏。與為節制之師。不若為和齊之師也。此亦足以明戎事之大原已。○觀不教民戰。節此題起處。即重講。即戎最得題意。初以短比置之。再請乃知其結。

○公叔文子之

節

孫慎行

大夫舉其臣于國。可為賢矣。夫僕固家臣也。非文子之薦。則烏能與之同升哉。且昔春秋之時。大夫蓋世官也。其有家臣而為大夫者。則得僕焉。其有舉家臣而為大夫者。則得公叔文子焉。夫人情未有不忌人之賢者也。即賢也。則未必不慕樹人之名。而益私門之黨。即賢之可為公用也。則又未必不蒙入朝之嫉。而防逼已之萌。若是則僕亦竟以家臣老而已矣。乃今業為臣役。俄然得以大夫頭焉。屬在臣僚。俄然得與大夫偕焉。文子蓋愛士而不隱也。官天位而莫之敢奸也。然而以卑簡之臣。得自致乎君卿之佐。則僕亦榮矣。僕蓋懷能而不終屈也。遭遇合而

得自通也。然而以私家之屬，竟得收其公輔之材，則文子亦榮矣。當是時，文子若忘乎僕之為己，臣僕亦不以臣之賤而有愧顏。以舉我之恩，而有德色也。天下固不非其臣之驟進，亦不以大夫之貴自夷家臣。而為文子耻也。夫君之患，常在賢能壅于下，而公庭虛于上。士之患，亦嘗在當途者擅事要于前，而賢智者怨抱闕于後。賢如文子，則人臣之義止于此矣。夫子曰：可以為文矣。

可以為文。斷案在下。此作亦不免說到文子與僕同升。但筆力簡峻。讀之不覺。

○孔子曰：以吾從

子者

孫慎行

聖人明已告君之意，而慨君之自委也。夫弑逆所當討也。然而夫子之告，獨如君之諉。三子何所以出而言曰：夫臣有大義，君有重權。二者之分明，則篡弑之徒必在繩之內矣。恒弑君而吾為公請討，夫寧過而好譚哉。吾向者嘗攝相中朝，與聞政事，陪從臣之伍，列大夫之林。其于佐政揆謀，與有司也。所以與茲禍變，重為大憂，誠不敢以退老于家而有隱忠，又不敢以徐觀敵釁而貽佚罰。用昭恒之罪于我寡君，將振主之權於鄰境也。君實有心，帥我二三臣而聽命焉。則衆誰不忻焉。戴君之舉而微揚于君之威者，庶臣憤慨之思，其終不沒矣。君而曰：征討國之

大舉。茲欲有所勤師。唯三子專承之。則又曰。三子國之元臣。謂欲令之將事。唯子大夫往告之。是委任伐之重。而臣操其管也。是翼強臣之志。而主聽其威也。是又令我薦紳之舊。曾不得一佐議于公朝。而獨決策於私家也。傷哉。恒橫而簡裁。君其弗可鑑。而鳩魯宗乎。我固以大夫之。後而勤若此耳。

後用左國題亦婉稱。

○ ○ 驥不稱其

二句

孫慎行

聖人論驥之所由稱。尚德之意也。夫士唯德勝才。斯為君子。觀驥之所由稱者。不概見哉。且所貴君子者。唯其有令德。而出之以通材也。世不務養德。而務矜才。使沾沾者皆得自炫。則士品幾于下矣。亦觀之驥乎。夫驥世所稱也。而未知其所以稱也。自伏櫪之良。不器于知己。而德始絀矣。自長駕之略。時試于用行。而論驥者亦力與德並矣。以吾而觀驥。果稱力乎。責之以奔走之未。則未竟所長。求之以才伎之粗。則未為識驥。唯其馴伏者。不煩駕馭。而一徐一疾。有齊輯乎。轡銜之際者。德素閑也。豈與凡馬同奔軼哉。是絕類之資。而舉世之所以名上。褒也。唯其調

良者不失馳驅而一節一趨有無勞于鞭策之煩者德素優也豈與凡馬爭馳騫哉是獨抱之質而有識之所以號空群也蓋騷非不優于力唯舍德而專言力則泛駕者稱良駒矣求騷者不當局之形容筋骨之中德非有外于力唯有力而融以德則整控者名完材也識騷者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以此知肩重任鉅世不乏材幹之臣而患其不同于券氣定神完士非乏通方之略而貴其不耀于才蓋馬求良而馳騷者下矣士求慤而智能者愧矣始有彬々君子之思乎

影切騷字取材頗博能以風致含蓄去麗藻家遠矣

○○孟子見梁惠王

全

孫慎行

大賢見君黜利而以仁義說焉夫人君慎所以為國者與其利而為國危也毋寧仁義而大有造于君親者乎且自仁義陵遲而欲治者皆徵于利矣然國有亡形民多悖行而莫之知救也孟子見惠王意欲以正訓梁耳王蓋長厚孟子而德其遠來也然而欣然有利國之心焉則孟子對曰始臣嘗幼而學仁義則見以化俗之猷保邦之術無踰此者顧乃遂操以來而王徒欲逞志于尋常之利何為者乎且王言利大夫士庶緣而言利而國之危可須也何者害起于多欲患生于所偏故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家而卒以上弒而下奪者求利無窮而人心難測也仁

孫慎行

義寧有此禍也。臣見仁人者，修志而懷愷怛之衷，則仁親之節篤矣。臣見義士者，簡行而飭貞良之志，則從王之節著矣。故人主恭己以須天，下披衷而赴，豈有弁髦其主而瓜分其國者乎？若是則國家善敗之端，士民逆順之形，亦斷可知也。臣欲王之言仁義，不言利者，大有見也。不然，世之言功利者盈廷，而談仁義者無一有。功利之說，易以投好而取資。仁義之謀，卒以齟齬而難入。臣何太息而言仁義乎哉！

無縱橫反覆之詞，矜醇論雅，望而知為長者。

○ 景公說

節

孫慎行

齊君以觀惠民，而以樂鳴其盛焉。夫省民而補助，此景公之勤，亦晏子之言行也。所謂聲詩以誌之也。且人臣未有不思自效者，要以志合而言用，功遂而聲流，則其君以也。晏子之述游觀，可謂忠於民而愛于君者。景公聞之，乃始欣悅也。乃新戒令，乃省民儲，乃捐不營之積于公庾，而免瓶罄之憂于私室也。此一舉也。齊民賴焉。晏子有榮施而景公之慕義，亦大歡然得矣。公蓋自幸其君臣之偶，而復圖所為不朽也。則令太師者，作之樂而鳴其悅焉。夫樂以悅名，則幾乎昵也。夫寧景公者，矜一朝之德而姑沾自命者乎？其不忘幾務于其心也。則

為之歌徵招。其勤而恤之。惟民隱之為虞。而不少休也。則為之歌角招。長短用句其知臣審也。其擇言明也。其幸諤之規。而不以披辯忤也。則又有取于畜君之無尤也。若曰。民忻其澤。政勵其初。臣畢其忠。君然其信。而樂廢太師之章。響繼虞廷之奏。不亦康乎。君子以此知景公晏子交得而益彰焉。輓近之君。臣無繼矣。
當於便易中求其停蓄。

○○昔者禹抑洪

節

孫慎行

大賢論三聖。而總其撥亂之功焉。夫禹周孔子。其功皆為天下賴也。君

神遠

子聞之。可以有志於世矣。夫世變之來。亦多故矣。故今亂而不可以為

整。危而不可以為安。則世又安能貴聖人矣。禹周孔子。彼皆所謂聖人

為天下者也。彼之垂大烈與抱空文者。異乎。乃所以拯民於湛患。救斯

世之陵遲。則其揆一也。禹之遇洪水也。滔天之勢。民其無如矣。則有所

以抑之者。而天下乃平。天下未可以小智為也。則禹不難以其身受臣

虜之苦。出之乎魚鱉之中。而平成之緒起焉。周公之遇夷狄。猛獸也。毒

痛之虐。世其誰何矣。則有所以兼且驅之。而百姓始寧。百姓未可以小

孫慎行

澤瞻也。則周公不憚以其君蒙革正之名。靖之乎東征之會。而清明之業成焉。孔子之遇亂賊也。君父之倫。民其罔覺矣。則為之成春秋。而亂賊以懼。亂賊未可以微言屈也。則孔子不難以大義之竊。托之乎南面之權。而素王之志立焉。夫此三聖人者。比肩而時為政。則可以知民生之多患矣。步武而代有功。則可以知道脉之相換矣。君子聞之。亦可以志於世矣。

覆說三聖隱見自任意為欲正人心節伏案。

○○○愛人不親

全

孫慎行

君子反已而其究足以孚天下焉。夫反已修身。上務也。君子操此乎民。其與詩之永命者類乎。且民情之難下。亦久矣。我則意有所許。驟而與天下爭。我則德有所闕。妄而希天下式。此必不得之數也。善治身者。若之何。夫仁智禮德之善經也。仁則能令人親。漸于澤也。智則能令人治。束于法也。禮則能令人答。激于施也。設有不然而君子瞿然反矣。反之可輒已乎。躬修者。遇小挫而其進益堅。上德者。蒙物議而其操彌厲。即行之日戾于外。而反之日循于中。此君子之身。所以廓然于物感之迹。而竟其修。淵然乎粹美之途。而完其德者也。以此而往。天下皆將望風。

思義而愛戴焉若父母天下皆將搏心抑志而稟治焉若神明天下皆將俛首承風而敬共焉若尸祝則本端者其木附表正者其影從也曩而有施輒阻者非君子乎何人心之二而難喻也既而天下為徒者又非君子乎何德施之捷而易從也則可以知反躬之寔詣為已之勤施其修身潔行累仁積功懋矣而其懷二招携襲休禔福長矣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以是夫

高慶在結詩詞只一語不將命字福字混入正講。體氣竣削而不傷雅。

○ 易其田疇 全

孫慎行

聖王之足民者其所以仁民者也。夫民多賴者易為仁也。聖人之治豈得不先足民哉。今天下非不皆言治也。然計秋毫之末者家有之而民愈貧。擅贏富之勢者世有之而民愈詐。則其所以導利者非也。夫疆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也。今令民盡出于南畝而稅賦且為省焉。得之于力作而不竭之于征輸也。則民饒。今令民無耗于非時而用度且有式焉。相忍以衣食而不靡之以淫侈也。則民饒。夫民之情寬則愛惠之心生。迫則貪鄙之意起。此其恒也。故民于水火無不以相遺者。夫重爭殺粟非下也。輕遺水火非高也。多少之寔異也。是以聖王之世務令殺

孫慎行稿

粟如水火者。夫緩言仁義非慢也。急視富財非貪也。先后之資異也。饒
溢之美風行淳熙之俗化洽樂利之衆肩摩姦邪之黨迹屏退而各任
其能可措之於不爭之治進而交相為德可游之乎大道之公豈不蕩
乎其至仁也哉。不然厚持其姦富蓄貨之思而巧設為爭美操奇之智
皆亂之端未可與為仁也。故聖王弗能益之富也。疆本節用則家給人
足之道也。

不使文有懈氣。

○○子莫執中

節

孫慎行

大賢病時人之執中昧于權也。夫中非權不運也。執揚墨之中而無以
權之則亦執一而已矣。且道術岐而中始貴于天下。顧中者觀萬變而
通之非據兩在而參之也。此權之為義不可不審也。而吾竊怪子莫之
執中焉。子莫之中何居。謂為我之遠仁而參之。兼愛以附于仁。謂兼愛
之非義而參之。為我以附于義。使天下曾不得訾我以一隅之術。而我
竊得以收兩用之功。豈不庶幾乎近哉。雖然中未可若是泥也。夫揚墨
之間有中而非揚非墨之用。有中即時揚時墨之用。亦有中是所貴乎
善權之者耳。故權為我之不可。則我不必為揚。權為我之無不可。則我

亦不嫌不為揚。而子莫者，槩欲以為人之心，矯其自為之心，是其衷猶
經之而弗化也。權兼愛之不可，則我不必為墨。權兼愛之無不可，則我
不嫌專為墨。而子莫者，槩欲以獨善之意，矯其兼善之意，是其見猶斤
斤而弗達也。中之包涵至廣也，彼徇人己之偏，則分途而議，不覩大全，
而其執一也。固顯成局，曲之偏于吾道之外，中之變化至神也。彼參人
己之中，則兩可而居，不適大通，而其執一也。亦陰留膠固之蔽于近道
之中，一有所見，固一有所迷，兩收其術，亦兩蒙其害。噫！使執中而皆如
子莫也，則中亦何以貴為哉。
數挈中字已探理窟

○ 好名之人

二句

孫慎行

以名而讓，其讓不足稱已。夫千乘大利也，乃有以能讓聞者，則好名之
意使之然與。孟子意曰：甚矣名之不足以得人也。夫苟吾以名而取之，
則彼將并其名而竊之，而矯情欺世之行，始接迹于天下。吾試度之，凡
人情所志在名，則欲利之心常不勝其嗜名之心。所務在求名，則捐利
之計乃所以善其飾名之計。故千乘顯業也，千乘而挈以讓，則天下之
心折其義而高其風者，宜何如焉。吾固知好名者必能辨此也。彼誠有
翹然自見之情，則一時之富貴若可忘也。擅讓美名也，讓焉而不利，千
乘則斯世之目擊其事而瑋其節者，又宜何如焉。吾固知好名者必能

善曆乙未 下五
矯此也。彼誠為燁然盡衆之術。則一身之得失若可輕也。蓋世議日紛。程材品者不問心之公私。而第問跡之污潔。于是庶不必無欲。而粉飾為名者常樹幟焉。人情日巧。修志行者。又將以利之大小。而卜名之隆污。于是千乘不必為免。而慷慨為奇者爭脫蹤焉。吾意見之誠大。則富貴之適來吾時也。適去吾順也。即有之為利。曾不言貪。而何必于讓。况計之于道。則名器之在我不。得却也。在人不得干也。即去之為名。曾不言義。而又何可以讓。故以庸俗而論。則為厚利。似不如為名高。以賢達而論。則欣艷于外。終不若恬淡于中。蓋至葷食豆羹之見色。而斯人之所為能讓者。情可知矣。
○即可屬下句。作者神情妍妙。

○言近而指

言也

孫慎行

所貴於言者。唯其指勝也。夫言不貴。騫遠也。唯指之遠。則善乎。斯足為立言準已。且世之人爭喜浮辨之詞。而絀婉約之論。乃指所由來。曾不一究而論之。毋乃不知言與。夫言非以詞勝。以指勝也。有如指之不足。而徒誇其辨。以為長。是無當也。即指或有餘。而猶高其議。以自託。是不經也。夫唯言之近。而指則遠者。乃稱善乎。其稱名也小。其見義也大。其所慮事而直陳者。不逾易簡之常。而其所疑精而不露者。常涵悠遠之趣。言不務為窮高。昭然坦近而已。徐而索其意味。則有窮高所不能竟。而彼獨以坦近者括之。而無餘。然後知其蘊義弘而津。乎有當于詞。

也。非工于立言者不能已。言不求為鈞深、顯然、淺近而已。徐而繹其旨，歸則有鈞深所不能窮，而彼獨以淺近者該之，而自足。然後知其蘊崇，富而汨：乎不竭于解也。即言之不朽者止是已。蓋理無精粗，淺言之亦可以為深，而曲學之怪迂，多欲馳之非常可喜之域。義有根柢，約言之已足以見意，而聖賢之謨訓，卒不越于尋常日用之間。因知言之近也。中懷不盡之意，而姑托之易明之詞，所謂片言而居要者也。指之遠也。外無驚世之奇，而獨抱無涯之蘊，所謂有大而非誇者也。噫！世之言者亦奚以驚遠為哉。

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子瞻實從孟夫子看出子雲病根。

貞甫先生文集

萬曆乙未

萬曆戊戌

貞甫先生文

第四十一部



黃貞甫先生制義序

長

文

貞甫先生得名於時最蚤成進

士最後然文卒以是傳高山大

壑龍虎變化時人望之有雄傑

魁梧之氣彼小言之夫惡足以

語此茅鹿門先生才雄一世沉
涵百家先輩諸君自守溪荆川
而外罕所許可然予聞鹿門館
穀先生數十年豈非所謂壁壘
相當者耶
陳名夏題



黃貞父先生文目

學庸

知止而后有

一句

中也者天下

道也

君子胡不慥

一句

素患難行乎

二句

有弗辨辨之

二句

溥博淵泉而

一句

論語

子使漆雕開

一節

原思為之宰

黨乎

知者樂水仁

一節

宰我問曰仁

一節

子所雅言詩

一節

陳司敗問昭

全章

說之不以道 二句 微子去之 一句

不知言無以 一節

孟子

是乃仁術也 一句 許子必種粟 三節

布帛長短同 千萬 孔子曰其義 之矣

啟賢能啟承 一句

黃貞父先生文集

黃貞父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定

○○知止而后有定

黃汝亨

學所以有定、惟不昧於止也、夫定則此心依至善而一矣、而抑豈能自定哉、甚矣知止之不容已也、大學特揭之以示準、若曰學道者莫病於二三、莫貴於有定、人心之初、渾然至善、本極天下之至定也、顧感物而動、則妄念旋生、遂妄而移、則神明無主、茫乎失其所止、而強而求其定、難矣、誠知道在明德新民而至善為當止之所也、良知不迷於所性而精神之獨契、務依之以為歸、若行者之赴家焉、虛明不昧於所從而感

黃貞父稿

應之紛然務守之以為宅若射者之赴的焉知止如此而後舉多岐之
定字深切不
聞見不足以亂其明循不昧之良知乃有以一於道心無念也止善以
語有分量
為念斯隨念有則而內聖外王端終身之極蓋舉其中別無一念以搖
之而謂其不灼然定者否矣心無事也止善以為事斯隨事有準而大
本達道立天命之宗蓋舉其中別無一事以奪之而謂其不確然定者
否矣雖曰出入無時心之機也知止而定為能泯其出入之端神明不
測心之妙也知止而定始獨操其神明之體然則不有定不足以言學
非知止不足以語定一定而靜安慮因焉斯得矣入道者其慎之
前後不能不涉理路中偶便語中說定字合上三綱領一字不可移易

○ ○ 中也者天下道也

黃汝亨

中庸著中和之德可以觀性矣夫天下之大本性之立也天下之達道
性之行也中和之德如此中庸著言之若曰天命之性藏于不覩不聞
之密而行于喜怒哀樂之間君子戒慎恐懼與性為體矣故當其未發
謂之中而中也者非寂而淪于無也靜虛獨湛緼經綸不測之原淵默
內涵植變化無窮之紀不起念於一物萬物之所以始也不動情于一
隅天地之所以官也性之所立根柢萬有而化之生之無非此中之所
攝若水木之有本源然者不曰天下之大本乎當其發而中節謂之和
和也者非私而滯于有也感而遂通顯生民之日用物來順應示古今

高齊人
黃貞父稿

之周行、起念同於無念、不與萬物隔也、動情等於無情、不與天地睽也、性之所行、開闢群動、而在於處、無非此和之所通、若出入之有道路、然者、不曰天下之達道乎、夫是之謂天命之性、夫是之謂率性之道、而位育于此出矣、非戒慎君子能然乎、諸先輩作、多另講中和、貞、父、根、慎、獨、來、最、是、予、援、引、陽、明、甘、泉、念、菴、文集語錄為証、已見之他稿中、

○○君子胡不慥慥爾

黃汝亨

君子造道之實、其心至也、甚矣道無偽也、彼言行相顧之君子、豈不慥

慥乎其篤實哉、且道在綱常所性、而有天命之性、物物無妄、豈非極天

下之真實者乎、而人或以浮心逞言、退心息行、故拔葉煩而本根撥、精

神散而淳朴漓、此非真君子也、夫惟言顧行、行顧言矣、顧則其神常照

攝而不託於空言之域、顧則其精常流通而無繫其真寔之天、言孝即

孝、言忠即忠、而臣子非虛位也、是君子真以其心造乎忠、孝之實者已

言弟即弟、言友即友、而弟友非虛位也、是君子真以其心造乎弟友之

實者已、天下有論薦之士、聽之則美、覽之則盡、惟是一念之不欺、表裏

俱徹而議論欵為精華。天下有修名之士，飾之昭，情之冥，惟是一體之無妄，動靜不違，而名實要之純粹，人道之立也。而造位於天矣。所性之盡也。而合德於命矣。之君子也。胡不慥慥乎。其無偽哉。而丘柰何。其未之能也。日孜孜焉而已。

語亦老潔終不得胡不二字。口氣。凡文之有意為老潔者，必不能得口氣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

黃汝亨

君子之行素，即患難而不離焉。夫道不可離，豈以患難改其素哉。故有行乎患難者矣。中庸意曰：天下之境有夷險，而君子之道無離合。彼所云素其位而行，詎非富貴貧賤夷狄而已哉。當夫患難則逆意之極，將因而失其守，而履境之險，必窮而無所之。是所以行乎患難者，謬也。君子曰：位換貧賤夷狄俱用淨着歷患難則患難乃其固然，而行乎患難即在我自有當盡。值事勢之窮，患難不可遽出，則晦其明，柔其氣，以行艱貞之心。君子未嘗倖而逃焉。值事會之通，患難不至於坐困，則巽其權，妙其用，以行不死之地。君子未嘗入而陷焉。涉患難之小者，如絃歌在陳，微服過宋，若寒暑

以此句收比似犯下句口氣

之小變而不失變中之常。惟患難之大者，如幽囚、姜里、流言、東山、若陰、陽之窮、剝而靜、觀剝極之復，此忠臣孝子為孤為孽，無懟君父之心。智士仁人能困能亨，有處明夷之法，固非坎壈以隕身，亦非逍遙以肆志。所謂君子中庸，素其位而行者如此。行患難極，說得有實據，與近人填塞浮詞者不同。初評未免專用短調，而造理深至，幾於一字一金。

黃汝亨

○○有弗辨

二句

黃汝亨

論明辨之者，期於明之而已。夫善不辨不明也，然則辨之不明，其可措與？夫子屬哀公若曰：誠之者，人之道。其道始於擇善，擇精於辨，晰於明。故博學審問，慎思之不足，而必明辨之也。夫明之為言，豈曰姑辨之而已乎？善之為善也，苟學問思之未會，則何得言明辨？以辨善也。苟所辨未明，則何得不辨？彼之非此也，此之非彼也。至於混而同，則不可以無辨。辨之俾彼與此安其位，而不爭，而吾心曉然見其各正之妙。斯之謂明。不然者，惡可已也。彼之即此也，此之即彼也。至於歧而異，則不可以無辨。上之俾彼與此融其跡，而不乖，而洞然見其一原之妙。斯之謂

黃貞父稿

明不然者烏可已也。蓋明者有不明而辨，生明則學不為聞見問不為口耳思不為測度而一念破千古之疑，吾亦可以渙然而解矣。辨者可無辨而明止，弗明則學祇以生跡問祇以生解思祇以生惑而毫釐有千里之差，吾亦安能昧然而已乎？故吾心有未明之日，猶可待辨而明，吾辨有未明之期，詎可見似而止何者？辨非以紛紜辨也，在神明之自分明非以知見明也，在擬議之不用未明謂明將執迷以終身，明所未明則弗明而弗措，此誠之在明之而人道之不可以已也。夫擇善者而豈好辨哉？○凡微語不使人易解，皆涉魔習。此文中比彼此二義何等明顯，而天下之談理深渺者終不能望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黃汝亨

中庸於至聖而狀其德應之妙焉。夫德不窮於時出，斯妙也。非溥博淵泉則不能時出，惟天下至聖矣。蓋天下大矣，天下之化廣矣，而皆取給於聖人之身，非時出之胡以應哉？顧無則不能出而滯於用，則必有窘於無者而不能與時俱出，如是者未足也。惟天下至聖足以有臨矣，足以有容，執敬別矣，此其聰明睿智之所含，而仁義禮智之所蘊，非可以有涯言也。非可以有窮言也，又非可以有應有不應言也。性以成命，存立道義之門中，以道和肫肫起經綸之妙，溥博焉而未有涯也。而萬有之形消息於無涯之域，合即溥博而分即散殊，一本而衆妙出，惟其

高晉成
黃貞父稿

時而已矣。淵泉焉而未窮也。而萬化之感脈絡於無窮之源。停則淵泉而濬即川流。一源而衆派出。惟其時而已矣。時而各出則各正而浩渺之地不相待也。時而互出則互融而廣深之境不相妨也。寂然不動。因出以顯無不緣出而始有感而遂通。應時以妙出而非欲出以乘時。渾四德於聰明睿知之中。而發神明於容執敬別之表。吾見磅礴焉而不窮於出。先後之而不膠於時。嗚呼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當此者乎。此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能直用溥博淵泉不旁借消息脈絡一字。此必當求之規摹唐宋大家者。若時境中微見清深之氣。則此作為最矣。

○○○子使漆雕開

一節

黃汝亨

聖人欲有以用賢者而深契其所未信焉。夫仕語其可用也。而勘之未信則開之深契於意表者乎。且道在用世亦先信心。用世期於適可而信心在於棄疑。在學者內觀焉。夫漆雕開者豈其未可以仕也。而夫子使之乎。亦有所用之矣。乃開未易言也。起而對曰。君子之仕也。行其所信則萬物融焉。行其所未信。即一念窒焉。開之耳目豈其漫無所用。顧要之乎。信必有獨覩獨聞而默然於神明中者。吾斯之未能也。開之心思敢謂一無所營。顧首求其信。必有無疑無畏而畫然於宇宙間者。吾斯之未能也。求信而仕。開其敢乎。據斯言也。功見名立。世所欲懷慨而

赴之者非其所急。量力致用。即夫子所進取而試之者。非其所安。其言實而無欺。而即是以窺意念之深。吾不知其所神明何如。而後謂之信也。其氣虛而不恃。而即是以觀昭曠之表。吾不知其所建立何如。而乃謂信也。蓋人各有信。因其所信而信之。即片長可安。因其所未信而未信之。則真體無量。子之悅也。惡能已矣。嗚呼。合夫子所以使開與所以悅開者。觀之而出處之際。疑信之間。豈不存乎其人歟。

信字不宜說向功名慷慨。亦不宜說向靈明契合。作者庶有中度處。方密之。○文不必博舉他義。只蘊含題意。前後不盈不竭。便為老手。此作可謂劃然名通。

○○原思為之宰

黨乎

黃汝亨

賢者過於庶。聖人通之以義也。夫原思之辭宰。祿雖過。而其不欲傷庶之心。甚真也。通之以與鄰里鄉黨。則義有所處。而心安矣。此夫子精義之用也。且辭受取與。士人大節。此其際不可不嚴。顧賢者過之。聖人通焉。發乎心。止乎義。如斯而已。故以原思為之宰。而與之粟九百也。此寧其不當與。而與之滋多也。仕而受祿。古之道也。祿入有數。國之經也。原思曷為而辭也。以馭富之典。而視之為不義。吾知其不然。以聖人之徒。而矯節以取名。吾亦知其不然。蓋原思聖門所稱狷者也。庶耻之道。重而有所不欲之念。真若以為當官之難稱。而厚祿之不安。奉臣子敬事

引用語

之誼而畏詩人素餐之譏。是以辭也。當是時，夫子意謂人臣事其事而食其食，常祿可以受而不可以辭，則直以義止之可矣。曷為而通之以與鄰里鄉黨也？誠見夫思貧士也，而至於辭所當受之祿，其中必有所不安。思介士也，而於義無所處，其中益重其不安。於是就其心之所不欲，而量以義之有可通。若曰：女安則受之，君以恤私士以養廉，斯固其分之無所違者也。女不安則推有餘以周之，豈無鄰里，豈無鄉黨，斯亦其情之有可念者也。自愛其廉，抑亦愛君之惠，而不至於兩傷。安已之貧，抑亦濟人之貧，而非必孤立異廣。思之義，合思之心，斯固夫子化裁曲成之妙乎。由是觀之，貪位苟祿，士之羞也。聞原思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矣。廉而不通方道之累也。聞夫子之訓，而精義之用，何可以不致乎？故士貴廉，貴聞道，可以一介不取，貧賤終身，可以衫衣鼓琴，子女玉帛，有天下而不與，定性而因時焉耳。其義一也。雖然，高以下為基，道以廉為基，夫憲貧也，非病也，吾願尚友焉。

與鄰里鄉黨原非正意，正意只在母字，乃止其辭祿耳。止其辭祿而猶有不安，則通之與鄰。此文於母字前頓住一番，方見止辭祿是主。與鄰是賓，語意輕重極合題旨。文亦縱橫如意，奇恣之甚。人以貞父先生為平者，不知文者也。艾千子比。發大義，取與題，得此現出微情。

無之而非靜也。以言乎樂，智者能達生而順逆皆適，終其身無憂戚之道，故常樂。豈所論於外至之感哉？以言乎壽，仁者能全生而順逆皆安，終其身無汨亡之道，故常壽。豈所論於稟受之數哉？要之曰：水曰動，曰樂；足以觀智者，智者不自知也。曰：山曰靜，曰壽；足以觀仁者，仁者不自知也。其道並行而不悖，其人殊途而同歸，神而明之，斯於仁智深乎。尾有仁者，知一道而仁者，知者各有所至，辟猶父母一體而男女自成，日月同明而晝夜各照，統同之中無妨辨異，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學者但習仁知之者，而其底蘊微妙漫然不知，故夫子探而歷指之曰：知者如此，仁者如彼，虛心讀之神理並見，非有枝葉相生，申解久覆如世。

俗所泥傳註之說。貞父先生自評

每見此題文，輒用頂接交互體。於夫子分言仁知處，全未窺見其理。此作用意在結束數語前，皆開說此真能代理言者也。

知者樂水
黃

○○○宰我問曰仁者

一節

黃汝亨

賢者權仁之用而聖人明仁之德焉夫必明乎仁智之德而後可以善

其用於不窮不然有不固而至於陷為從井之救耶且仁者有一體萬

物之心有因物觀物之妙故其中無一物之可傷亦無一物之能殺如

得仁之心而不察仁之權則蹈危亡履不測仁人之所甚隱也濡手足

焦毛髮仁人之所不辭也出題有法以義舍生以身殉世雖告之曰井有人焉而

慨焉其從之耶宰我之問可謂窮於變而論於權矣夫子以為天下有

之生之道而無之死之道仁者即是非之心而為惻隱之心從井救人

何為其然也君子之體仁也至而用仁也精夫世有在危急存亡之中

胥我○以○救○而○愬○然○不○一○顧○者○乎○非○君○子○矣○然○與○之○俱○危○與○之○俱○亡○而○無○益○於○毫○髮○非○君○子○矣○以○天○地○所○有○之○事○動○我○而○有○報○之○不○信○者○乎○非○君○子○矣○必○事○之○所○難○理○之○所○無○而○愚○之○以○必○有○非○君○子○矣○是○故○可○逝○而○不○可○陷○可○欺○而○不○可○罔○當○夫○仁○之○動○以○身○赴○萬○物○之○急○而○不○於○一○體○中○傷○太○和○之○氣○當○夫○仁○之○窮○以○靜○善○吾○身○之○動○而○不○於○萬○物○內○失○權○度○之○精○故○用○不○膠○於○體○而○權○可○以○為○經○有○仁○之○德○而○無○不○學○之○愚○也○無○理○學○空○濶○話○極○微○入○又○不○着○纖○側○語○高○手○運○題○別○開○戶○牖○非○庸○人○所○能○仿○彿○

○○子所雅言

三句

二

黃汝亨

門人紀聖人之雅言、道之切于日用者也、夫詩書執禮、皆道切于日用者也、而夫子所雅言者、寧能外是乎哉、記者意曰、事之涉于不經者、吾夫子則存而不論、言之易以惑人者、吾夫子則語而不詳、乃若二三子旦暮之所請事、而耳提面命之不置、左右之所親承、而指陳口授之必詳、是則所謂雅言者、而抑何言哉、詩也者、先王所列为國風、播為雅頌、叅之乎人情物理、而動天下以感發懲創之思、蓋理性情者、必歸焉、書也者、先王所載之典謨、詳之乎紀綱法度、而開天下以興衰治亂之原、蓋道政事者、必歸焉、禮也者、先王所定為經曲之制、以之承

天道治人情而俾天下執之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蓋謹節文者必歸焉之三者其為道也正而常如日用耳目不可以須臾離其為道也精以寔如朝夕飲食不可以一時輟略言之則無以熟人之見聞而使先王經世之文同于糟粕是故或據事而陳或因問而答所為循焉耳提面命之不置者皆是物也出皆字暫言之則無以入人之心志而使後人折衷之典等于空言是故或並舉其全或特舉其一所為諄焉指陳口授之必詳者皆是物也然則吾黨小子所繇以誦詩讀書而彬之多禮讓之風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嗚呼黍離降而詩亡闕文衰而書廢三家借而禮壞不有夫子之雅言大道幾何而不隱也○如題起束無後來游移套詞

○○○陳司敗問

全

黃汝亨

聖人稱君而任過皆禮之自至也夫禮為尊者諱而謂娶同姓者為知禮則誠過也夫子可謂曲而至矣蓋禮有各當之則而聖人有自至之情君臣之義男女之別從來久矣於吾夫子窺其至焉魯昭公素有知禮之名而實有娶同姓非禮之事司敗疑其事遂病其名然而問其名未嘗明言其事則稱君善厚也為君諱禮也孔子安得而不應之曰知禮哉不然禮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孔子豈不知之君娶於吳為同姓而駕言吳孟子孔子豈不知之奈何司敗之退而議其後而以為黨也然以為尊者諱而目之黨固不可以娶同姓者為知禮而謂之非過亦

先二句提出為張本

叙簡而盡極得古法

不可孔子蓋真引以為過而深幸人之知過既謂之過則明不與聖同
姓者之是而亦不失嚮者對昭公知禮之心君臣之義無妨而男女之
別自著和而至曲而當並行而不相悖從心而不踰矩者也豈有所遷
就於其間亦豈欲博忠厚之名哉蓋直在其中矣春秋之義也
春秋之義聖人之心皆於此篇可見文之簡古明斷又先生集中不
多得者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黃汝亨

君子無非道之說斯以難矣夫君子秉道者也非道之說馬足以干之
是以難也且君子以喜怒之權奔走天下天下亦以喜怒之意伺之是
故未形而開其端揣摩之術甚工有意而窺其漸綢繆之計甚固其說
人也多方而說於人者不亦易乎不知夫說者情也情之媚於人寧有
已也所以說有道焉道貞情而情之所不得勝也說人者以道則逢迎
側媚之巧有所不容說乎人者以道則欣喜驩洽之情無得而間道在
則親遠可近也踈可戚也即綢繆不啻馬如其非道雖以終身導諛之
人而正大之操屹然中立曾不足回片時之矜矜矣道在則忘離可合

也○恍○可○思○也○即○金○石○不○渝○焉○如○其○不○道○雖○以○生○平○便○佞○之○習○而○光○明○之○
豔○朗○然○獨○存○曾○不○足○當○一○念○之○顧○恤○矣○蓋○君○子○無○欲○以○道○為○體○喜○怒○哀○
樂○於○是○焉○出○彼○善○說○者○伺○欲○而○投○之○而○豈○能○投○之○清○虛○恬○澹○之○主○君○子○
無○以○道○為○用○威○福○予○奪○於○是○乎○神○彼○甘○說○者○操○術○而○中○之○而○豈○能○中○
之○陰○陽○不○測○之○端○故○合○道○之○說○彼○此○歸○於○無○情○即○媚○茲○近○情○君○子○不○孤○
峻○而○傷○萬○物○之○和○違○道○之○說○上○下○結○於○有○意○即○依○附○近○理○君○子○不○苟○合○
而○干○天○地○之○正○說○故○精○神○通○不○以○道○不○說○故○權○衡○定○如○是○以○為○說○不○亦○
難○乎○是○以○佞○人○息○而○正○士○昌○同○民○心○以○立○人○極○也○
正○大○之○論○以○簡○削○先○挹○其○光○氣○可○以○救○腐○

○○微子去之

黃汝亨

商○臣○之○去○國○以○存○商○也○蓋○天○下○已○去○紂○而○商○之○祀○不○可○絕○也○為○微○子○計○
者○有○去○而○已○記○者○曰○甚○哉○為○臣○之○不○易○也○當○商○之○末○紂○惡○盈○矣○亡○形○見○
矣○微○子○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守○宗○臣○之○義○其○君○不○可○見○而○又○難○
乎○更○計○則○主○辱○與○辱○國○亡○與○亡○可○也○曷○為○去○之○非○避○辱○也○非○惜○死○也○非○
潔○身○去○亂○而○行○其○志○也○非○挹○器○歸○周○而○傷○於○忠○也○蓋○周○德○已○至○紂○惡○不○
悅○天○所○廢○而○民○不○與○微○子○不○能○以○其○身○留○之○然○商○之○元○子○國○之○大○宗○宗○
祀○為○重○君○為○輕○微○子○不○能○以○其○身○殉○之○微○子○若○曰○維○天○明○命○用○降○割○於○
我○顧○天○亡○紂○也○非○亡○商○也○我○先○王○之○不○禋○祀○而○隕○於○顛○隳○為○之○後○者○若○

黃貞以稿

之何。其有遠遜而已。惟民怨恫。用啟讐於我。顧民仇紂也。非仇商也。我宗廟之不血食。而淪於毒痛。為之嗣者。又不可知。有行遜而已。東海北海。以待天下之清。不可謂不高。處微子之地。不得先也。被髮剖心。以殉人臣之節。不可謂不忠。以微子之身。不得後也。存可繼之身。於武王。寔昌武。庚寔弱。殷垂絕之日。而不敢與天爭決。可遜之幾。於父師未改。少師未死。周末入之先。而不敢與君懟。不得已而行艱貞之事。務自靖。以獲明夷之心。身存而商存。以無墜成湯之明。祀為微子。計者有去而已。至於去而微子無憾。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有尾喜其不作。以去。悟紂套語。且微子之存商祀。彼固知武庚之濟惡。不

能保其宗祧矣。何等正大光明。文甚鮮藻。艾千子賞讀自清。自獻我弗顧行遜。始知古人無可奈何。自有存宗廟之一路。此文可與父師篇同誦矣。密之

微子去之

黃

○○不知言

一節

黃汝亨

聖人貴知言以為人鑑也。甚矣知人之艱也。則言以為鑑矣。言可以不
 知乎。夫子若曰甚矣人之不可不知也。以之為吾用則損益之機分焉。
 以之為世用則治亂之本出焉。故君子患不知人也。顧人之陰陽之情
 伏於中藏而言則外洩之。人之善敗之狀呈於事後而言則先見之。則
 人之不得而匿其端者惟言而吾之所恃以精其鑑者在知言無欲而
○故有堅響
 清非狗聲也。而緣聲以簡天下之實。寡言為靜。多言為躁。游言為誣。可
○一句還題
 虛中而照也。不然而賢不肖將溷淆矣。稱物而平。非用耳也。而因耳以
 通天下之心。易言知大險。言知小。巧言知詐。若懸象而觀也。不然而是

與非將茫昧矣。即人之精神動以淵默之表。智者可以靜觀。然至於言則尤灼然有可據之形。於此憤憤而精神介於恍惚。吾亦何所操以為鑑哉。即人之志氣散於群動之際。智者亦可以編觀。然聲於言則尤確然有可察之實。於此汶汶而志氣亂於紛紜。吾亦何所析以為衷哉。故君子外關於世變之江河。而欲知人之不易。內照於吾心之權度。而欲知言之尤難。清心以知言。知言以知人。而損益之機。治亂之本。不出戶而神明其德矣。

時人之所言皆所不屑言。每下筆淺深內外歷歷可數。時人安能效之。

○○○是乃仁術也

黃汝亨

大賢指齊王之仁術。謂能全其心也。夫術不可用也。而有以全其心之為仁術。是乃齊王之足王。而孟子獨諒之者也。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仁所自有矣。或殘於欲念之不可制。或窘於事理之不可行。則術窮而仁亦以病。是故術者不必仁。而仁不可以無術。小之處一物。大之運六合。皆是法也。齊王不忍於蔽棘之牛。而又不能廢其釁鍾之禮。當是時以羊易之。此其一念之卒發。一時之轉移。而誠不自知其故。則以小易大。誠無辭於百姓愛財之疑。無罪就死。亦何解於牛羊何擇之辨。王之心若窮於物之有所妨。而不能無憾矣。詎知夫當可以兩用其愛之。

時則牛我所不忍，羊亦我所不忍，仁也。當不可以兩用其愛之時，則以其不忍奪其所忍，亦仁也。仁之寂然不動，固盎然皆惻隱之心。何忍殺一不辜以戕之，而至於交愛而值其交窮，有一法焉以遷徙其間而不失其盎然之故物。反之吾心有曲而當巧而中者，則王之易羊之術是矣。仁之感物而動，固勃然皆生全之德，何得獨庇一物以私之，而至於並重而不能並全，有一機焉以變通其際而不損其勃然之初念。有婉而達，巽而稱者，則王之舍牛之術是矣。天下之事苟出於計較安排之所及，即善處而不傷，可以言術。未必可以言仁，惟是以羊易牛之用，乃天性自有之慧，迫於所不得已而通於所自至，牛無憾，羊亦無憾，是陰

陽不測之妙用。王蓋竅於偶然，而不自覺者爾。人之用情，苟牽於愛憎，取舍之有故，即當理而無害，可謂之仁。不免雜之以術，唯是舍牛易羊之際，乃良心本具之靈勢有所閉，而道有所開，此為不忍。彼亦非忍，是權衡無私之善物。王蓋動於天倪而不自識者爾。充此仁也，究此術也，凡有所以哀矜生全，皆牛之類也。凡有所以棄置捐免，皆羊之類也。凡有所以斡旋調劑，並行而不悖，皆舍牛而易羊之類也。一念所至，而天地變化萬用所周，即昆虫草木咸若，而况于人乎。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故王者不可不知仁術，非挾數用術之術也。吁！非孟子學有本原而通於性善之妙，惡能指示真切如此乎。

貞父先生之文。談理入微。稍不足者。古氣耳。獨此通篇疎莽。無意修琢。美詞乃近大家。

是乃仁術
黃

○○許子必種

三節

黃汝亨

即農工之便於相易而治信不可以兼耕矣。夫農人不能兼工而相易非以相厲。此許子之真情也。奈何欲治天下者而勞力為哉。且治天下者任其所可勞而委其所不必勞。故大小有經而事使兩便。未聞有耕而治天下者。乃自許子倡之。吾意許子一耕之外毫無所利。乃可自衣而冠而釜鬻而鐵。並身兼之而無事。粟易乃可。而許子不然也。豈其不憚煩而紛紛於百工之外哉。粟與械器相易則相資。農與陶冶不相易則相厲。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且為也。許子之真情於是乎畢露矣。然則治天下者而可以耕且為哉。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大兼小則

厲有農夫之事有百工之事以一人兼百工亦厲此許子所不能自從
其說者也故曰或勞心而治人而食於人者君道也或勞力而治於人
而食人者民道也聰明仁聖默運鈞陶之上而粟米布縷力役咸待命
馬則綱紀壹而朝野安精神忠慮轉漚幾輔之間而士農商賈百工咸
委聽馬則分義明而風俗厚推四海而樂從通千古而無弊豈非天下
之通義哉而豈如許子並耕之說不相易而相厲即施之一身有不能
行者乎甚矣其託神農而亂天下也吾以為不容於堯舜之世
後段融鍊典雅前段稍傷凌駕也千子
詳畧得宜乃能提得起放得下王方麓先生兩節文自當衍出此則

精神趨到第三節則首二節不及鋪叙矣安得以凌駕病之也
長題得此高老之氣真足傳世

許子必種

黃

情以備世

此味矣

然有可

於此

身眼

靜林

○○布帛長短

千萬

黃汝亨

時人一物之價，未知物情者也。夫物之情，自倍蓰而千萬，至不齊也。時人槩而一其價，胡為哉！且昔者神農之治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而各得其所者，豈特不貳之說，而漫無所辨哉！亦觀萬物之情而定其價耳。許行者託其言以惑天下，而陳相從之，乃謬為之說。曰：凡物準於價，而價二則易欺，易欺則多偽也。吾許子之道，則不然。天下之物，如布帛，特論其長短；同則價相若，如麻縷絲絮，特論其輕重；同則價相若，如五穀，如屨，特論其多寡；大小同則價相若，相若則不貳，不貳則國中無偽，而童子莫欺。許子之道，所為可從者也。抑不知所云長

短輕重多寡大小者物之可齊。其中之有精粗美惡者物之情。有不可
以一律齊者。故孟子折之曰。夫物之價。緣物之情而稱之者也。物情可
齊。物價可一也。自今言之。物有精有粗。而精粗之不齊。物之情也。物有
美有惡。而美惡之不齊。物之情也。就其不齊之情。而觀之。豈特毫釐之
差已乎。或相倍蓰矣。豈特倍蓰已乎。或相什伯矣。豈特什伯已乎。或相
千萬矣。故先王觀物於長短輕重多寡大小之外。而其情以極稱物於
倍蓰什伯千萬之中。而其價以平。故人心不貳。而國家治安。豈如許子
所云之價相若者。而精粗美惡無論乎哉。信乎以情齊物。以價當情。神
農之道也。含情齊物。強物從價。許子之術也。嗚呼。邪。正治亂之間。可不

辨哉。

就本色析辨事。比附而語詳確。此戊戌科文字也。尚有典型。今日房
稿作此題。大半欲為許行解朝。要當以毀謗聖賢之律治之耳。子受千

布帛長短 黃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黃汝亨

春秋有聖人之義故王道著也夫事辭有微義無微也春秋之義非孔子孰能取之蓋皇王之世遞變而皆秉一義以為平昔者文武在上顯擽之世衰王迹熄而詩亡而義不行矣孔子懼作春秋向使其事緣齊晉文附史官而已亦奚關於王道之存亡哉孔子固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以為義託於事而執事以觀變則義外吾得而會通之義載於文而拘文以索情則義誣吾得而損益之彼其事辭暴著而是非炳於日星其義顯是善之有懿軌而惡之有微迹也竊取其顯而顯焉彼其事辭晦暝而是非伏於陰陽其義幽是大逆之有匿非而至順之抱潛德

也○竊取其幽而顯焉○春秋之所予○世或未必盡予○而吾予之○心與受○予者之○心彼此俱無愧義也○是丘之獨契也○春秋之所奪○世或未必盡奪○而吾奪之○心與受奪者之○心彼此俱無憾義也○是丘之專斷也太虛之現形也○無私而義標於虛○丘因以形天下之形○而曰非曰是○闡微辭於舊文○天命之予物也不妄而義載於命○丘因以物天下之物○而華之削之表深衷於行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丘竊取之而無所辭矣○吁○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其以是義也○夫故春秋存王迹者也○義所以迹者也○迹有熄義不熄○故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皆懼也○懼義也○周王顯操之而素王微操之○其義一也○曰義矣○又曰竊取則

孔子之自知自罪者恒在焉○以服事殷之心也○後世言春秋者以意出以法入○而孔子之義不可見○則但見其罪而已矣○悲夫○

作宏博之辭甚易○惟此文研入性命太虛○天命等語○皆切合無間○從來談春秋者○粗豪甚矣○非先生作○何繇反觀自得也○

其義則丘 黃

黃貞父傳

○○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黃汝亨

夏王之有子以其勿絕於道也。夫道者天之命也。啟能以是繼之。禹天
意可知矣。且天下公物也。其興廢絕續之間。聖人未嘗有權也。聖人命
於天。天命於道。顧其人之賢不肖。何如耳。其人不肖而道絕矣。道絕而
命廢矣。如堯之丹朱。舜之商均。聖人安得以子故留之。而啟之於禹不
然也。禹之道為唐虞以來一敬相傳之道。而啟之賢能克承夫堯舜以
來斯道相傳之心。道心微而難持。而以觀於啟。則所為執業其守者。真
能以其精神再傳。夫惟精惟一之訓。而禹之明德於是勿替矣。人心危
而難安。而以觀於啟。則所為元良其德者。真能以其法戒痛懲。夫慢遊

傲○震○之○習○而○禹○之○受○命○於○是○不○息○矣○是○從○禹○而○言○啟○為○見○而○知○之○孝○子○
所○以○紹○其○統○也○道○之○統○即○世○之○統○道○在○即○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故○曰○
天○與○子○則○與○子○聖○人○未○嘗○有○權○也○使○禹○棄○啟○而○輒○自○比○隆○於○揖○讓○以○私○
非○其○人○則○真○德○衰○也○已○

不以與子即與賢前後纏擾老氣無敵

程